

一个幸运的公务员的故事

正道

李金龙
著

 昆仑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正道

一个幸运的公务员的故事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道 / 李金龙著. —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-7-80040-961-5

I. ①正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9748 号

书 名: 正 道

作 者: 李金龙

责任编辑: 姜念光

装帧设计: 李 戎

责任校对: 王 萍 焦金仓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

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jwycbs @ 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 / 16

字 数: 450 千字

印 张: 23.5

印 数: 1—5000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040-961-5

定 价: 39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？

我相信。

二十年前，我就被天上突如其来的馅饼砸蒙过。

那是个隆冬的清晨，天格外地冷，滴水成冰。大街上匆忙的行人全部用棉衣、棉帽、围巾将自己裹得严严的，不时呼出淡淡的白雾。我晚上爬了半宿的格子，身心疲惫，在赶往学校上班的路上经受不住严寒的侵袭，全身瑟瑟地发抖。为了补充热量，随便找了个路旁的小饭店，要了一大碗胡辣汤。喝着胡辣汤，心里仍舍不下昨晚赶出的文稿，便从帆布兜里掏出来，边喝边自我欣赏。

“喂，小伙子，把醋瓶递过来。”

我下意识地抬起头，循声望去，在长条桌的另一头，一位长者正伸直了胳膊指着面前的醋瓶。我什么也没说，顺手地将醋瓶递了过去。

“大冷的天，看什么呢这么专注？”长者往碗里淋着醋问道。

我不好意思了，喃喃地说：“自己胡划拉的。”

“噢，”长者对我一笑，放下醋瓶，接着又将胳膊伸了过来，“那好，把你胡划拉的拿过来，让我看看。”

我犹豫了，但看到长者坚持伸直的胳膊和那张严肃认真的黑脸，还是尊重地将文稿递了过去。长者接过文稿，他看得似乎比我还要专注，一篇三千多字的小说，足足用了二十六分钟。起初，我喝着胡辣汤好奇地撩眼审视他，这人有点怪，大冷天，别人都是用棉大衣把自己裹得紧紧的，他倒好，呢子大衣披在肩上露出一身的运动装。我想，他可能是个练家子，粗胳膊，粗腿，连脑袋都比别人大了一轮，身体格外的健壮。也只有身体格外健壮的人，才有这么强的御寒能力。但我喝完了胡辣汤，开始心急火燎起来。我任的是高三毕业班的课，还当着班主任，七点二十分前必须赶到学校上早读课。看看长者，他不紧不慢一页一页地看着，不时还倒过来往前翻上一两页，丝毫没有敷衍的意思，又怎好意思向他讨要稿子呢？于是，我灵机一动，走过去端走他那碗凉透的胡

辣汤，替他买了碗热的，随后不声不响地又放到了他的面前。

“小伙子，挺有心啊。”长者抬眼瞅着我合上文稿，还给了我，“在哪个部门工作？”

我的小聪明当场被长者揭穿，尴尬地搔着头回答：“在市第二中学任高三语文教师。”

“老家在乡下？”长者的眼睛直视着我。

“嗯。”我看了一眼长者，他眼光中透射出一种难以抵御的威严。

“你小说中的黑二哥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上很有见地，不过，能行得通吗？”长者很认真地问。

我笑了笑：“文学作品中的人物，都来源于社会，但又高于现实生活。文学作品的基本任务，不仅仅是反映现实生活，它还要引导社会现实生活。”

“噢，对。引导现实生活……好，好……”他若有所思地沉吟，端起胡辣汤猛喝了一大口。胡辣汤是刚换的，太热，烫得他大嘴一咧，“噗”的一声把胡辣汤吐了一地，随即把碗“咣”地墩在桌上，瞪圆了眼睛逼视着我。我一惊怔，不知所措。

片刻，长者宽厚地一笑，若无其事地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唐鸿垠。”我怯怯地回答。

“你……”长者还想问我。

我实在没有时间与长者攀谈了，便打断了他的发问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您慢用，有机会再聆听您的意见，我要迟到了。”

我边说边将稿子塞进帆布兜里，急火火地推起自行车，回头看长者，他站起来目送着我。“老同志，有缘再相会。”我不知道是出于对长者的尊敬，还是对他大清早读我的作品的感激，扔下这么一句话匆忙赶往学校。

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我刚上完第一节课，校长齐士贤急火火地来到高三·二班的教室，悄悄地把我拉了出去。在去他办公室的路上，齐校长迷惑不解地问我：“教育局分管人事工作的张局长来了，说是专程来找你谈话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我一惊，脑子转了几个圈，心怦怦跳起来：“该不是为我写的那篇《南郭先生》杂文吧？”

“哼，”齐校长不满地瞥了我一眼，“也许，你干吗非捅这种娄子。”

“我……我只是抨击了教育系统出现的一种现象，没……”我要辩解。

“好啦！”齐校长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辩解，“见到张局长，说话要小心，别信口开河，有些事，你左右得了吗？这次又是专程来找你谈话，更要特别特别地小心。”

齐校长是个老实人，干工作蛮认真。在我的眼里，他绝对是个好人。我听

了他的叮嘱，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心好像一下子膨胀起来，在胸腔里扑扑地乱蹦，响得吓人。

“唐老师，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”

我刚进门，张局长就很客气地迎过来，主动与我握手。我感觉到，他的手暖暖的，软软的。偷眼打量他，长得很文静、温雅，戴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镜，满脸堆笑，丝毫没有兴师问罪的迹象。

我留意到，尽管我满手的粉笔末子，张局长也根本没在意。

“老齐，我向小唐老师了解几个问题，请你暂时回避一下。”

齐校长应诺着，很不情愿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。不过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他迷惑不解地瞥了我一眼，回身关门时，把门带得很轻很轻，几乎没发出什么声音，同时还对张局长笑了笑。我是一直注视着校长离开的。等他彻底消失了，再转过身来，张局长已端坐在校长的座位上，掏出了钢笔，翻开了记录本，看得出他是要郑重而认真地了解问题了。他会向我了解什么问题呢？我脑子飞快地转动着，想着如果张局长问及抨击教育系统的《南郭先生》，我是真实地回答，还是违背良知回答呢？刚刚稍微平静的心又开始扑扑地乱蹦起来。

“小唐老师，你来，这里坐。”张局长笑吟吟地把那只沾满粉笔末子的手往下按了几下，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。我顺从地坐下，两只手放在腿上。我忽发奇想：这副窘态，像是被提审的犯人，或者像被老师考问的学生。

“小唐老师，你大学毕业五年了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连续四年被评为模范教师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结婚了，爱人在税务部门工作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有个男孩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平时爱写些东西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好，好，有作品发表吗？”

“有，还是退回来的多。”

“发表了几篇？都什么体裁的？”

“省级刊物用了四篇，市级报刊用了八篇，主要是小说和报告文学，还有篇杂文。”

“噢，最近又写作品了吗？”

“写了，一篇小说。”

“小唐老师，你有没有其他想法。”

“想法，什么想法？”

“噢，比如到更能发挥你特长的岗位去工作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真的没有？”

“真的没有。张局长如果不相信，请调查。”

“好，我相信，你别介意。明天早晨八点上班后，请带上你发表的作品到市教育局找我好吗？”

“我……明天上午一、二节有课。”

“你别管，我会让老齐安排的。”

……

张局长客客气气地把我送出了校长办公室，根本没有提令齐校长和我担心的那篇《南郭先生》，这使我扑扑乱蹦的心平静了许多，脑袋却仍像被重击了一下蒙蒙的，怎么也想不出张局长专程来学校找我一个无名之辈到底是因为什么。还竟然搞得那么严肃，让见多识广的齐校长都退避三舍。但张局长让我明天八点带上作品去市教育局，该不是要对作品进行审查吧。我心神不安地胡思乱想。

人说来也怪，十个人中有九个人紧张就想撒尿，我让张局长折腾的直想撒尿，出了校长办公室就直奔厕所。在厕所的门口，差一点把从里面出来的齐校长撞倒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齐校长往后退了两步，一只手抓住墙角，才没有摔倒在尿池里。看清楚是我后，他那怒发冲冠憋得通红的脸勉强挤出笑来。

“你和张局长这么快就谈完了？”

“嗯，张局长问的都是我的基本情况，根本没谈咱学校的事。”

“噢，他向我了解的也是你的基本情况，看来局里要对你有新安排。”

“安排？调我去哪里啊？”

“不知道，十有八九是好事。”

“借校长吉言，如果让我去局里任党委书记就麻烦啦，现在开党票，来不及啦。”

“胡闹！”

齐校长甩下两个字去陪张局长了。我痛痛快快地撒了泡尿，系着“前门”仰天长吁一口气。心想，真是好事，把我调到市教育局教研室，乖乖，我搞创作的时间宽裕多了，但愿苍天有眼。

早晨八点，我遵照张局长的指示、齐校长的叮嘱，准时去了市教育局张局长办公室。张局长见我，就热情地向坐在一旁的刘局长介绍，这就是二中的唐

鸿垠老师。刘局长是市教育局的一把手，我只是在全市教育工作大会上听他作过报告。他似乎对我也格外热情，握过手后，还用另一只手拍打我的肩膀，夸奖我年轻有为。一阵激动使我从帆布兜里掏的稿子扯烂了。

“唐老师，我不拜读你的大作了，我们马上去市委。”

“去市委？”我听了惊疑地说出声来。

“对！唐老师，前几天市委陈书记专门来电话，说我们二中有个好笔杆子，要局里对你考查一下。今天，他要约你当面谈谈。”刘局长亲切地扶着我的肩膀，边走边解释。

我诧异地问道：“刘局长、张局长，陈书记认识我？”

“唐老师，你是陈书记在咱们教育系统发现的人才，陈书记当然认识你。”刘局长认真地回答。同时，他反问：“难道你不认识陈书记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我噤声地说。

“也许是你的……你的什么亲戚、同事、领导认识陈书记，向陈书记推荐……”跟在身后的张局长插话说。

“不可能。”刘局长有些生气地打断张局长，“陈书记要是不认识唐老师，他能亲自指派我们去考查吗？他能亲自让我们约唐老师去和他见面？”

“是，是……”张局长点头应诺。

刘局长审视着我，这使我心里直打鼓，市委陈书记居然认识我，搜肠刮肚找不出缘由啊。从参加工作以来，见过最大的官，只有二中的校长齐士贤，至于眼前的两位局长，也只是慕其名而未近距离地接触过，鬼才知道市委陈书记怎么认识我。

市教育局的院落不大，刘局长的轿车就停在自行车棚旁边的道上，到了轿车的跟前，我想起放在车棚的自行车。于是忙向两位局长请求：

“局长，我骑自行车去，您……”

“唉，唐老师，咱们一块坐车去，回来再推。不！我让车把你送回家就是啦。”

刘局长不容分说，一手拉开车门，一手把我塞进了轿车里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轿车，而且紧挨着局长，周身不自在，双手不知往哪里放。但是坐车的感觉的确与坐学校办公椅两种滋味。我相信，要不是两位局长护驾，一定学下《陈焕生上城》的样子，在软硬适中的座位上蹦两下。

“唐老师，你真不认识陈书记？”刘局长侧着脸问我。

“不认识。”我不敢正视领导的眼睛，低头注视着脚尖回答。

“噢……”刘局长仰面靠在后背上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两个拇指不停地上下翻动，“唐老师，年轻，成熟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……呵呵……”

以前，我也曾从市委大门前走过，知道那儿不是任人随意进出的地方。大

门两侧摆着红白相间的竖条纹圆墩，两名持枪武警战士威风凛凛地把守着。门卫对进出的人都要查问。我想刘局长是领导，坐着高级进口轿车，应该直接开进市委的大院，直至办公楼的雨棚下。其实不然，坐在前面的张局长屁颠屁颠跑到门卫室，还在一个本本上签了字，才拿到两张出入证。刘局长也真不够意思，就两张出入证，他全接过来，根本没谦让，就领着我跨进了市委的大门。

市委的院落比市教育局宽阔多啦，办公楼也高大，从大门到大楼大约走一百多米，笔直的水泥路被修剪得平平整整的两行冬青夹持着，在北方的冬日里，仿佛让人感到春日的温馨。

来到办公大楼前，楼门被硕大的雨棚罩着，有弧线的车道，支撑起雨棚的是两根汉白玉巨柱，在巨柱的四十五度角方位，植有两棵对称而高大的塔松，使整幢大楼更显威严庄重。步入门厅，首先进入视线的是大屏风，屏风红底白字，书写着毛泽东的狂草“为人民服务”。我仰头看琉璃吊灯时，却被一声“请站住”吓得收住脚步。是厅内的警卫拦住了去路，刘局长把出入证递了过去。

“我是市教育局局长，是陈书记约见我们。”刘局长底气十足地解释。

“是吗？”警卫似乎不相信，上下打量着我们，伸手拿起了桌子上电话机。“办公室吗？我是下边的老李，有两位教育局的同志自称是陈书记约见的客人，你们看……好！好！马上让他们上去。”门卫扣上电话机，把手指向了屏风的后边，“二位，请到二楼办公室，办公室安排你们和陈书记见面。”

“谢谢！”刘局长点了一支烟，顺手也丢给了警卫一支，但他看也不看门卫一眼，直奔楼梯。

我紧跟在刘局长的身后，不敢再有半点的分心，怕万一分神走失，被警卫扣起来。

市委办公室在二楼，门虚掩着，刘局长还是轻轻敲了几下，听到里面传出清脆的“请进”声，刘局长才推门而入。

“噢，刘局长，你亲自来了。”

“苏科长，惭愧，惭愧，让陈书记发现我们教育战线的优秀人才，我本身就是失职，所以，必须当面向陈书记检讨啊。”

“哪里？哪里？教育口是人才汇集的地方，你刘局长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嘛。”

“苏科长，过奖，过奖。这是唐鸿垠老师。”

“你好，你好，唐老师，我叫苏慧，陈书记在等你，请随我来。”

我和刘局长跟着苏慧科长出了市委办公室，直接去陈书记办公室。苏慧科长看上去很年轻，也就是三十岁的样子。她身材修长，面庞端庄而俏丽，是典型的美人坯子。我们跟在她的后面，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，更能听见苏科长那富有节奏的高跟鞋敲打水泥地面的声音。也许是为了缓冲自己的紧张，也许是

好奇，竟无聊地端详起她走路的姿态，她每走一步臀部会因借助高跟鞋的作用，扭动颤抖，散发出女人独有的风韵，很容易诱发男人想入非非。

“笃笃……”苏科长敲门。

门被从里面轻轻地拉开，露出了半张年轻人的脸和一副亮晶晶的眼镜。苏科长说：“戚秘书，请转告陈书记，他约的客人到了。”露出的半张脸和那付亮晶晶的眼镜立即又消失在门后。我心里暗暗地叫道：“奶奶的，这陈书记是个个人物，见一面要过五关斩六将，风光。”

“来啦？请进。”

我听见里面有人说话，接着传出急促的脚步声。

陈书记办公室的门被戚秘书迅速拉开，我眼前一亮：陈书记竟然是那天早晨地摊上喝胡辣汤的长者。他今天穿一身黄色将军呢，满脸堆笑，而且笑得有几分诡异。

“小唐，你不是说有缘会再相会吗？今天算不算有缘？”陈书记热情地把手伸过来，我只是下意识地把手伸了过去，另一只手却不由地去搔后脑勺。“来，来，到我办公室里谈。嗯，老刘，谢谢啦！”

我懵懵地让陈书记领进了他的办公室。他的办公室特别，比秘书的大一倍。写字台也大，上面不仅摆一筐的文件，还有笔筒、笔架、电话等，在写字台后面靠墙的地方，是一排书橱。对着写字台放置着一套软体大沙发，显得笨重却不失庄重浑厚。我是被陈书记用手按着肩膀坐在沙发里的，软软的，说不出的舒服。

陈书记和蔼地说道：“小唐，那天是偶遇，今天是特约，想和你聊聊，你写的文章很有分量。”

此时，陈书记的秘书小戚已将沏好的茶水端了过来，我起身去接，却被陈书记那张大手按住了。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低头回答道：

“我小时就有一个梦，要当一名作家，塑造出刘洪、魏强、李向阳、小兵张嘎，还有像焦裕禄、《组织部来的年轻人》这样的人物，但笔头拙，总写不出催人向上、令人振奋的东西。”

“年轻人，必须有理想，还要自信。我年轻时，就是被你说的英雄人物所激励，做梦都想成为英雄，可惜啊可惜，我领过兵，却没打过仗。”

陈书记说着，似乎有些激动，起身走到办公桌的后面，在书橱里拿出了一支气枪，端起做出瞄准射击的动作。我顺着他端起的枪势看去，在我坐着的这个方向，墙壁上钉着一个小小靶子，靶心是红红的，上面布满了弹痕。

“会打枪吗？”陈书记问我。

我回答：“会。”

“过来，打两枪。”陈书记高兴地把枪竖着掷了过来。

我腾地站起来把枪接在手中，走到陈书记办公桌的后面，接过陈书记递过来的铅弹，装弹、端枪、瞄准、扣动扳机，瞬间完成了整个射击过程。再看靶子，铅弹牢牢地嵌在红红的靶心中间。

“好！好枪法。小唐，当过兵？”

“没有。读高中时当过县里的射击运动员。”

“我说呢，从接枪、端枪、射击都能看出一股军人的风范。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玩回真家伙，过过枪瘾。”

“谢谢陈书记。”

“嗯，你小子在我的心目中该是个恃才傲物的家伙，怎么也是俗物。”

“陈书记，我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。再说，您是长辈。”

“好！这话听起来顺耳。怎么样？到市委来工作？”

“陈书记，我是师范学院毕业，到市委我能干什么？”

“小唐，单凭你的笔杆子，我想你能闯出一番天地。”

“我不懂公文，也没接触过公文。”

“公文仅是一种形式，你文字功底厚，触类旁通，保证能行。小威！”

小威闻声从外间来到了内间。

陈书记吩咐道：“通知组织部，告诉教育局刘局长，马上给唐鸿垠办理调入市委的手续。”话音未落，电话铃响了，他抓起电话：“喂，我是，好吧，我马上过去。”

陈书记扣了电话，对我说道：“小唐，你回学校交代一下，等调令过去，马上来上班。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议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。”

“谢谢陈书记。”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却又极力地去淡化这种兴奋。

“谢谢？”陈书记不满地瞥了我一眼，“我看为时过早，命运靠自己把握，我记得初中课本中就有《塞翁失马》一文，你今生今世不骂我老陈就足矣。”

我听了，立即明白了陈书记话的含意，便毫不顾忌地反驳道：“陈书记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您是扶我上马的人，策马扬鞭，路还是靠我自己走。”

“好！”陈书记披上呢子大衣，伸手轻轻地在我肩头上拍了两下，几乎是指着我，“小唐，你聪明、悟性高，做人的境界上去了，心底才会坦荡。文如其人，文如其人，我喜欢你小说中塑造的那个叫陈强的家伙，他个性强，不失做人的气节，竟把乡党委书记给耍啦，还能因势利导地干事。人嘛，与狗相比没什么区别，只是有的人喜欢哈巴狗，有的人喜欢猎犬。对！你小子喜欢哪种狗？”

“我喜欢猎犬，它不仅威武高大，还能猎取猎物。”我坚决地回答，没等表述完，陈书记就打断了我的话。

“小唐，看来我这个领导当定啦，你希望我做你的领导吗？”陈书记诡异

地问我。

“不!”我也许是太兴奋,应声很干脆,使陈书记整个精神都为之一振。

陈书记也许为掩饰自己微妙的情绪,把眼眯起来,伸手去兜里摸香烟,我赶忙掏出火机帮他点上。他长吐了一口烟后,才缓缓地问道:

“为什么不喜欢我做你的领导?”

“我……”我腼腆了,不知道再说下去陈书记高兴不高兴。

“说,大胆地说。”陈书记鼓励我。

我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,也给自己点着了一根香烟,壮着胆子回答,“因为,您做我的领导,太短暂了,希望您能当我的老师。”

“妈的!”陈书记听罢破口大骂,抡起巴掌重重地拍在我的头上,以致我的头被拍得晕乎乎的,整个人也木呆呆地不知所措。他却又哈哈大笑。“你小子,我前世欠你的,把你从学校调进市委大院,还要当你的不发薪水的老师。高,高。行啊!就看你这学生争不争气。”

“我……”我想表白。

“行啦,老师没让你回答问题。走吧。”陈书记一挥手,不理我了。

我跟在陈书记屁股后面走出他的办公室,没想到刘局长还恭候在门外,他陪着笑脸迎着陈书记,喋喋不休地解释:

“刚才,戚秘书对我说了,我会主动去找组织部联系,拿到调令,保证以最快的速度把唐老师送到市委。”

“老刘,刘局长,”陈书记脸阴沉下来,脚步也没停住,“我们现在上下都喊的是同一个口号,‘科教兴国’,你教育在先,是基础。说白了,这竞争,那竞争,都是人才的竞争。我市经济落后,人才也滞后,全市升入高等院校的学生,在全省是什么名次?你清楚。搞经济周期长,搞教育周期短吗?”

“那是,陈书记说得很对,您有时间,我想向您专门汇报工作。”刘局长瞅着陈书记脸色嗫嚅地说。

陈书记听了,脸变得更沉:“汇报什么?汇报你教育系统从工业、商业等部门网罗了多少人才?老刘啊!教书需要丰富的知识,不能乘社会掀起尊师重教之风,去迎合社会上俗人的理念,把一些拿钳子、秤杆子的人往教师队伍里拉,这是误人子弟,图财害命啊!”

“是,是,陈书记。”刘局长不停地点头应诺。

“光嘴上说不行!现在教师工资是提高了,国家还专门设立了教师节,那是党和人民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,而不是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去请些南郭先生——‘滥竽充数’!”

“是,是,陈书记,我明白,需要加强队伍建设,提高整体素质。”

“你统计一下,全市近两年塞进教育系统,又在一线任教的企事业单位人员有

多少？我要的是实数，你，我，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”

“我回去马上安排。”

“过几天，我派工作组去，摸一下你的底子，小心，我陈某人眼里不揉沙子。”

“好，好，陈书记。”

我是听着书记和局长的对话下的市委办公楼，心里除了几分好奇和新鲜，还对陈书记萌生了一种凝重的尊敬。以前从没这么近距离接触过领导，更没有看到为民请命的官员，今天我大开眼界，既看到活生生的人，又见到了活生生的事，心里激动不已。

我灵念一闪，决计再写一篇杂文，题目是《再论南郭先生》，不单纯揭示教师队伍中滥竽充数者，更需要赞美下令清除南郭先生的齐宣王。因为，在此之前，我曾写过一篇杂文《新南郭先生》，抨击教师社会地位提高后，一些人开始削尖了脑袋钻进教师队伍，他们既没有学历，也没接受过任何专业的培训，就匆匆登上三尺讲台。尽管任教的课目都是所谓的副科历史、地理、生物、生理卫生，但大多是现学现卖。他们讲起课来吃力，学生听起课来无趣，生生一堂一堂地熬。我是班主任，开学生家长座谈会，每次都能听到他们强烈的反映。为此，我曾经把学生、家长的意见反映到齐校长那里，齐校长一脸的无奈，同样牢骚满腹。这样的人都有来头，市里没有亲戚关系，教育局不会分配。他们教书徒有虚名，捞个铁饭碗是真。我崇尚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，同时也坚决反对一些人滥竽充数玷污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，激情之下，笔走龙蛇，两千字的杂文《南郭先生》见于《昌城日报》，后来又被省报转载。现在看来，该文尚有缺陷，只揭露了一种现象，没有开出医治的方子。如今陈书记开方子了，这怎么不令人振奋呢？

刘局长没有食言，从市委出来后，他坚持用他的车送我回家，我虽再三推辞，他还是叫司机把我的自行车塞进后备箱里。

路上，我请求刘局长别把我送回家，送到任教的二中，心里仍惦记着学生和应上的两节课。刘局长死活不依，让我回家安心准备去市委走马上任，其他的事情，他会马上到二中找齐校长安排。此时，我才真正体会到盛情难却这个词的确切含意。

我回到家里，意外的好运已使神经处于亢奋之中，总想找人神聊海侃一通，宣泄宣泄憋在心里的喜悦。于是，跑到临街的百货店，用公用电话拨了两个电话，一个是给妻子刘淑贤，一个是给挚友赵远，让他们来分享我被天上掉馅饼砸晕的快乐。

二

妻子刘淑贤先赶回家。在通话中感到了她的激动。我听着她急促欢快的脚步声，为她打开了家门。她背倚着门，气喘吁吁，眼睛兴奋地放射出光来，等待我的解释。我没向她作任何的解释，只是张开双臂，她便咯咯笑着扑了过来，先是左右吻我的脸，继而咂咂出声吻我的双唇。

“大宝贝，你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吧？”淑贤娇嗔地说，眼睛里已泛起晶莹的泪花。

我轻轻地吻她湿润的双眼，伏在她的耳边说：“夫人姐姐，我也感觉自己在梦里，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确实把我砸晕啦。”

她抬起头来，用手抚摸我的前额，梳理我的头发，说：“娘说，你心眼好，命中有贵人相助，陈书记是你命中的贵人。”

“也许，但我相信人的缘分，就像我认识你。”我感慨道。

淑贤听了，嘻嘻笑起来，推开我，坐到沙发上，仰着脸问我：“我们相识，你可是真晕真昏，值吗？”

“哈……哈……”我仰面大笑，“我那次真晕真昏比这次更值、更幸福。对吗？夫人姐姐。”

淑贤没有回答，有些痴迷地瞅着我，像是在回忆或者说回味我们相识的姻缘……

那是一九八二年正月初九的傍晚，我读大二，没度完寒假，便耐不住寂寞，跑到城里找文友赵远高谈阔论，眼见天色渐黑，担心家中父母亲挂念，便谢绝了赵远的挽留，骑上自行车急急忙忙往家赶。我的家离城十里，要过两条河，一条是昌河，一条是古运河。古运河由于百年漕运的枯竭，早已河浅堤矮；昌河是昌城重要的泄洪河，河深堤高。上昌河大堤时，天色已黑，路上没有行人，我憋足了劲儿使劲蹬。突然，我听见“哎呀”一声，脑袋轰地炸裂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隐约地听到“你醒醒，你醒醒”的焦急呼唤，才缓缓睁开了眼睛。我看到了天空眨眼的星星，闻到了一股香脂味，感到疼痛的脑袋枕着软绵绵的东西，还听到了有人抽泣。我极力地想用双手按住地支撑起身体，随即却被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制止了。

“你终于醒啦，吓死我了，先别动，再躺一会儿。”

这时，我才意识到被撞昏了，躺在地上，脑袋枕在那女人的大腿上。不知道是男子汉的尊严驱动，还是枕着女人的大腿感到害羞，不顾眼前乱舞的金星，毅然踉跄地站起来，可腿太软了，双脚就像踩在棉花包上，身体晃悠悠地

找不到平衡。那女人一刻也没放开搀扶的手，不然，我肯定还会倒下。

“同学，你站不住，还是……还是坐一会儿吧？”女人几乎是伏在我的耳朵上说。

我正逐渐地清醒，头不再那么疼痛，眼前乱舞的金星少了，看到了升腾起的月亮，借着月光还看到倒在地上的两辆自行车。我想：我与搀扶我的女人撞在一起。她……我偷眼一看，她几乎和我一样高，头被围巾裹得严严的，天色暗淡，分辨不出年纪。

“噢，对不起，我太莽撞了，你没事吧。”我歉意地对她说。

“我没事，你把我吓死了。”她拍打着我身上的尘土说。

我问她：“我在地上躺了多长时间。”

她说：“差不多一刻钟。”

“一刻钟？”我自语着摇了摇头，头还疼，特别是眉头火辣辣地疼，抬手一摸，眉头鼓起了一个大大的包。于是，我又问道：“你真的没事？”

“嗯，我真的没事。”她爽快地说。

“嘿嘿……”我禁不住惨淡地笑起来，“你没事，我个老爷们反而昏了，怪事！”

她说：“怪啥？我下坡，你上坡。”

“噢，也是。可我怎么没想到呢？”我说。

她说：“你八成是书呆子。”

我说：“我是书呆子？那可是罗锅倚墙——”

她问：“怎么讲？”

我说：“不倚腿（一定）啊！”

“嘻……”她也从紧张的气氛中走了出来，“你要贫嘴，肯定不是书呆子。”

“谢谢你的夸奖，你没事，我也没事，咱们……”我们说着话，各自扶起了自行车。我发现受损的仍是我的自行车，前车轮成了箩筐，别说骑，推着也走不动。好歹离家还有四五里路，于是我心一横，双手一用力，把自行车扛在肩上，对她说：“再见！”

“等等。”她拦住我，“你哪个庄的？”

“河洼庄的。”我回答道。

她又问：“认识邱士杰吗？”

我说：“认识，三队的队长，咋啦？”

她说：“他是我舅舅，我去给他拜年刚回来，等一等……我送你回去。”

“这……”我不好意思让她送。晚上，让一个女人送回家，于情于理都说通啊，我坚决地拒绝，“不用，几里路，一会儿就到家。”

她掉过车头，不容分说道：“走吧，别逞强啦。”

我站着没动坚持道：“天晚了，你是个女的，回来咋办？”

“女的咋啦？女的不是照样把你撞昏。”她好像根本不在乎走夜路，推起自行车上了大堤。

我也不再说啥，扛起自行车跟着上了大堤。上了大堤，我才借着月光看清楚撞昏我的女人，她是个年轻的女子，身材高大，走起路来风风火火。俗话说：空手的跟不上推车的，推车的跟不上挑担的，我肩上扛着自行车，尽管年轻力壮，却跟不上她。等穿过宽阔的昌河大桥，要下堤了，她站在堤口等着我。此时，我已气喘吁吁。

“我来扛会儿。”她打起自行车车撑，要替换我。

我换着肩说：“不用，我行。”

“你放下，歇会儿，想想办法。”她接着说。

“嗨，有什么办法想？你还是别送了。”我放下自行车说。

“哼，大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。”她愠怒地说道，把围巾解开，露出了短发和分辨不清俊丑的一张脸的轮廓，她拢了拢头发，“把你的自行车系在我的自行车货架上不就行啦？”

我想了想，也是。于是，把自行车轮抬起来，让她用围巾系在她自行车的货架上。她还真行，干活动作麻利，三下五除二就系牢了，还试探着推了几步，回头问我：

“咋样？人类智慧的发扬光大，就是不断地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。”

我听了一愣，这个女人不可小瞧，块大，嘴快，还有几分文才。

“走吧！”她说，推起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赶路。

让一个女人帮已经够不好意思了，赶忙急跑几步追上她说：“让我来吧？”

她说：“我累了，自然换你的。”

我没办法，只好顺从地跟在她后面。说来也怪，女人多数性情温和，走路也脚轻步缓，她倒好，是个身强力不亏的主儿，脚重步急，一溜小跑才能跟上。我心里苦笑，这下真的应验了空手跟不上推车的。

“喂，唐鸿垠，你还有两年多才能毕业吧？”她突然喊出我的名字。

我一惊，回答道：“嗯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哼，你们庄二十多年才出了你这个秀才，庄上的人都拿你做样板教育下一代了。”她笑着说。

“嗨，家里无鱼市上看，我算老几，真正优秀的人去北京、省城读书，我只能就近啦。”我谦虚地解释，心里还是挺惬意的。

“我舅说，你考的分数能读重点大学，为了照顾家，才屈就本地的师范学院。”她说。

我惨淡一笑说：“有这种原因，但不是主要的。”

她接着问：“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”

我沉吟片刻，不想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说，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还是乖乖地如实交待：“读师范院校国家补助高，省路费，能减轻家里的负担。”

“噢。”她像突然间明白了什么，紧接着问，“学校生活怎么样？”

“比在家吃得好多啦？”我说。

她听了咯咯笑起来：“就是吃不饱，或者说不敢吃饱。对吗？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我像被人揭了短似的反问她的。

“我是武工队，你是八路军，知道了吗？”她戏语道。

我一拍脑袋说：“你在师院读夜大。”

“对！”她笑了，“很聪明，不呆嘛？”

我听了十分别扭，问她：“谁说我呆了？”

“想知道吗？有人会告诉你的。”她语气中透出了几分狡黠。

“不想知道，谁人背后不说人，谁人背后不被说。”我突然执拗起来。

她听了，似乎是在点头赞许：“有道理，不愧为八路军。”

.....

一路闲聊，不知不觉到了村头。要进村了，我才意识到只顾跟在她身后回答发问，忘记了谦让换手推自行车。于是，我连跑了几步，从她手里接过来。她不再坚持，但当我推起自行车要进村了，却扯住货架不动。

“怎么啦？”我愣愣地问。

她站在那儿，似乎有些拘谨地说：“你到家了。我该回去了。”

我急了，说：“那怎么行？到家吃完饭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“不行，你瞧我这狼狽样，好吗？”她不好意思地拍打着自己的衣服。

这时，我才借着月光看到，她和我一样狼狽，大衣可能在撞车时撕破了，露出白白的棉絮，裤脚也开线了，扯出半尺长的口子。我对着她说：“嗨，有点悲壮，又不是丑媳妇怕见公婆。”

“你贫嘴，去就去。”她愠怒地说着抬腿先进了村。

那时，村里还没有安电灯，家家户户仍用煤油灯。我们还没进院，家里喂的狗黄黄发疯似的叫着跑过来迎接。它撕咬着我的裤管，还搭起两只前爪亲扑。跟在我旁边的她突然尖叫起来，还下意识地躲在我的身后扳住了肩膀。我呵斥了黄黄，黄黄摇着尾巴叫着又跑进了家。

我站在院子里听到了爹和娘的对话。

“是老二回来了。”

“那你还不快去盛饭。”

黄黄又折回来，她吓得把我抓得紧紧的，几乎使我迈不开脚步。我对她